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九十五回 赴公筵督學論官箴 會族弟監司述家法

卻說譚觀察自鄭州回省，即以行裝稟見撫台，拜會藩司。備言災侵情形，賑濟設施，極誇季知州實心為民，乃良司牧之尤：「將來當列薦牘，可稱知府之任。」撫台道：「季某向來稟見時，留心體察，只覺悃悃無華，那料有如此本領。」觀察道：「天下實在能辦事的官員，大約都是幾個悃悃無華的人。那舉止嫻熟，應對機敏，看著貌似有才，則多是些油滑躲閃之輩，全靠不著。」撫台極口道：「是。」向藩司道：「鄭州領帑詳文一到，即刻彈兌給發，只恐少稽難濟燃眉。別州縣尚不見動靜，已差人密訪。如有慢視民瘼者，定行揭帖揭上幾個，斷不叫這等屍位病民者，得以漏網。大家留心做事。」

道台辭了大人，方才回至道署。到簽押處，即叫梅克仁吩咐道：「西門外大老爺的墳，墳前有靈寶爺的神道碑。你可同內宅小廝，到那裡周視形勢，重修墳垣，建大門樓一座。」梅克仁道：「叫叫本城差頭跟著，他認的路。」觀察道：「墳垣是咱的私事，衙役雖賤，那是朝廷的官人。況且衙役督工，斷沒有不吃錢的。只以內宅自己人辦理方可。磚瓦椽檀，石灰土坯，公買公賣。興了這個工，那附近幾個村莊，雖說未至凶歲，這做工運料，也有個小小收益。」

梅克仁騎了馬匹，帶了一個馬夫，徑向譚堃來。認清了神道碑，下馬進堃。在荒榛細草間磕了個頭。又認清孝移公墓碑，看是埋了十來年光景，也磕了頭。起來，周視估量了一番。

一箭路遠，有座關帝廟，一旁有兩三家子飯鋪。梅克仁轉回歇下，說起修理墳垣，僱匠役，買物料的話月飯鋪老者道：

「說起譚宅這墳，原有百十棵好大的楊樹，都賣了，看看人家已是敗訖了。如今父子兩個又都進了學，又像起來光景。」這梅克仁方曉的河南少主人游泮的信。

說起紹聞父子皆游泮序，滿城轟傳，如何道署一些兒不知？原來衙門大了，這些院考進學，地方些須小事，無由得知。

譚觀察轉門邊，又是非公事內言不出、外言不入的。所以梅克仁回署稟了，道台方知紹聞父子一案進學，心中喜極。

譚道台一面交梅克仁銀子一百五十兩修理墳院。一面即囑送紹聞父子襪衫綢緞八匹、巾靴兩對、銀花四樹，良馬二匹，鞍履全備。卻差了一個劈柴的伙夫，兩個掃地的丑廝送來。所帶拜匣內，裝兩個帖子，一是：「稟嬌母老太太安，並叩新喜。姪紹衣頓首。」一是：「弟姪可於十一日進署，襪衫巾冠，詣主拓行禮。兄衣諭。」

紹聞聞命，叫玉象蓋僱覓裁縫，趕辦襪衫，單等至期進署。

到了初十日傍晚，忽見夏鼎來了。到衙門口，徑向書房。

恰好紹聞同兒子自書房出來，器宇俊逸，與從前大不相同。夏鼎在衙門住有半年，那身法腔口已成習慣，不覺躬身衝口稟道：

「門上梅二爺吩咐，叫小的送個口信：大老爺明日，同撫院、兩司大老爺公請學台大人，不能在署等候。改日另訂日子，再請少爺們進署。」紹聞讓書房說話，夏鼎道：「急緊回去，梅二爺還等著回復。」疾忙走了。

此可見夏鼎這班宵小情況。在混字場裡，他偏會放肆尖俏，一入了衙門，這身子彎曲，腿兒軟和，眉目韶媚，腳步疾趨，直是忘其所以不期然而然者。若到鄉里愚百姓家，便是天王下界，黑煞神臨凡一般，那也是由中逢外，莫之致而至的。這些衙役鬼魅伎倆，千人一狀，原也不必掛齒。

單講河南撫台，因欽差學院歲、科已完，只有注生監冊送鄉試一事，衙內閒住，遂知會二司兩道，公同備酌奉邀。先期遣了差官，投了四六請啟，訂了十一日潔樽恪候。

這門上堂官，便與傳宣官文職、巡綽官武弁，商度叫戲一事。先數了駐省城幾個蘇昆班子——福慶班、玉繡班、慶和班、萃錦班，說：「唱的雖好，貼旦也罷了，只那玉繡班正旦，年紀嫌大些。」又數隴西梆子腔，山東過來弦子戲，黃河北的卷戲，山西澤州鑼戲，本地土腔大笛喙、小噴呐、朗頭腔、梆鑼卷，覺俱伺候不的上人，說：「他們這班子卻有兩三個挑兒，如杏娃兒、天生官、金鈴兒，又年輕，又生的好看。要引到京上，每日掙打采錢，一天可分五七十兩，那小毛皮襖、亮紗袍子是不用說的。大老爺們在京中，會同年，會同鄉，吃壽酒，賀新任，那好戲也不知看了多少。這些戲，箱窮人少，如何伺候得過？」那武弁道：「這個不難。如今只把昆班俱合攏來，叫他們一替一出揀好的唱。把杏娃兒、天生官、金鈴兒，再揀幾個好臉兒旦腳，叫他摻在內，就是唱不慣有牌名的崑腔調，把他扮作丫頭腳色，到筵前捧茶下酒，他們自是熟的。」商議已定，就叫那能幹事會說話的衙役，幫同首縣去辦。

單說到了十一日，兩司兩道俱早到撫院。差官向學院街投了奉迓速光的大東。到早膳以後，只聽的學院街連炮震天，已知學台起身。約到大半路時，撫院這邊也放了閃門連炮。那街上看的人眾，都知是學台上撫台衙門赴席。滿街微職末異，往來互錯，也不知是做什麼的。只見刺繡繪畫的各色旗幟，木雕鐵打金裝銀飾的各樣儀仗，迴避、肅靜、官銜牌，鐵鏈、木棍、烏鞦韆，一對又一對，過了半天。這紅日射處，精光四映，微風飄處，旂角抖斜。金瓜開其先，尾槍擁其後，一柄題銜大烏扇，一張三簷大黃傘兒，罩著一頂八抬大轎，轎中坐了個鬢背白髯、臉上掛著礙礙鏡看書的一位理學名臣。

到了撫院儀門，鼓樂喧豸。迎接官員有跪的，有打躬的。

學台笑容可掬，帶了些堆謝勞動的顏色，那轎已過去了。抬上大堂，只見一個官員半跪著：「請大人下轎。」傘扇閃開，撫台率司、道迎接。彼此拖地一揖，呵呵大笑。撫台挽住學台袍袖，穿暖閣而進。司、道由東門隨班而進。挨次行禮，各各遜謝謙恭。學台讓了上座，撫台陪座，司、道列座。奉了一遍調匙點茶，也說了些藹尊叨愛的套語。但觀瞻太尊，儀度太整，及說了套話，這正言恰似一部十七史，不知從何處說起，俱各少默。

伺候的，又奉了一遍泡茶，滿堂上只覺禮法太重，不甚融洽。那蘇班是久伺候過官場上戲的，在旁邊藍布帳內，偶爾露個半身刻絲袍，桌子上微響鑼鼓磕碰之聲，那帳縫兒撩開半寸寬，微現旦腳妝扮已就，粉白臉兒，黑明眼兒，一瞧即回光景。

這個懷藝欲試之意，蓄技久待之情，向來官場伺候不曾有過。

伺候官見景生情，半跪稟道：「請大人賞戲。」撫台點頭。只聽吹竹彈絲，細管小鼓，作起樂來。

不多一陣，抬過繡幔架子，正放在前，桌椅全備，樂聲縹緲。掀起錦簾，四個仙童，一對一對，各執小黃幡兒出來，到正面一站，又各分班對列。四個玉女，一對一對，各執小紅幡兒出來，到正面一站，亦各分班對列。徐徐出來一個天官，橫頭上飄著一縷紅帛，繡蟒絳袍，手拿一部冊頁，站在正面，唱吟了《鷓鴣天》一闕，也向旁邊上首站定。又見兩個總角小童，扶了一朵彩繪紅雲前導，兩個霓裳仙女，執著一對日月金扇，緊依著一位冕旒王者，袞龍黃袍，手執如意、手卷而出。到了正面，念了四句引場詩，回首高坐。兩柄日月扇旁伺，足蹴一朵紅雲。紅帛天官，坐在紅雲之下。四個紅幡玉女，驕肩而立，四個黃幡仙童，又駢肩立於其側。剩下當場。猛然大鼓大鑼齊鳴，大鑼大鈸亂響，出來四位值年、值月、值日、值時功曹。

值年的銀須白鏡，值月的黑鬚黑鏡，值日的赤面紅鏡，值時的無須黃鏡，右手各策馬過，左手各執奏摺，在裁絨大毯上亂舞亂跳，卻也中規中矩。到下馬時，和投鞭於地，手執奏摺交與天官，轉達天聽。玉皇垂覽，傳降玉音，天官又還了批准摺奏，分東西四天門傳宣敕旨。這四功曹謝了天恩，依舊拾起鞭子上馬，略舞一舞，各進鬼門。須臾出來繳旨，也一齊上在玉皇背後並立。滿場上生旦淨末，同聲一個曲牌，也聽不來南腔北調，只覺得如出一口。唱了幾套，戛然而止。將手卷付與天官，天官手展口唱，唱到完時，展的幅盡，乃是裱的一幅紅綾，四個描金大字，寫的是「天下太平」。唱個尾聲，一同下來進去。

學台門役，打了一個四兩的賞封。撫台、司、道手下，亦各打了賞封。六個如花似玉的旦腳，拾起賞封，磕了幾個嫵娜頭。這當中就有那杏娃兒、天生官、金鈴兒。

學台立起身來告便，伺候官引路，到西邊一座書房。院子月台邊一株老松樹，其餘都是翠竹。六位大員各有門役引著，陸續尋了撒膜地方。到了書房，門役捧盥盆各跪在座前，洗了手，坐書房吃茶。

吃了茶，撫台道：「俗優不堪入目，還可再奏一出否？」學台道：「弟素性不甚識戲，一出已略觀大意。」卻說那河道，原是一個沒甚學問的舉人出身，由河員做起，因某處遙堤工竣，升了河廳，積奉升了河道。他素性好鬧戲旦，是個不避割袖之嫌的。每逢壽誕，屬員盡來稱觴，河道之壽誕，原是以「旦」

為壽的。恰好此日眾變畢集，正好借此杯酒，澆向日塊壘，遂揀了一句道：「萃錦班能唱《西廂》全本，還略略看得。」這是在家做措大時，常稱《西廂》是好文章，以己度人，料各大人俱是以《西廂》為臉炙的，不覺冒了這一句。

那知學台乃是個理學名儒，板執大臣，說道：「唐重族姓，范陽盧，博陵崔，滎陽鄭，隴西李，俱是互為婚姻的世好。鄭崔聯姻，重重疊疊，見於書史者不少。縱令變起倉猝，何至寄嫠婦、弱媛、少婢於蕭寺？閥閱家當必無是。即使強梁肆惡，這玉石俱焚，理所宜然，何至於一能解圍，即以朱陳相許？相國家有如是之萱堂乎？朋友相好，至以身殉，亦非異事，何至於一紙書，即可令身任長子者，統國家之重兵，而解紛以濟其私？況鄭恒是唐之太常，崔所出三子皆貴，其事常見於他書。

院本雖是幻設，何至如此污蔑張狂！應墮拔舌，我輩豈可注目？」

撫台見屬員出言嫫褻，以至唐突欽差，臉上好覺無光，因說：「近日訪得不肖州縣，竟有豢養戲班以圖自娛者。宴會賓客，已非官守所宜，且俾夜作晝，非是肆隆筵以娛嘉賓，實則掛堂簾以悅內眷。張燈懸彩，漿酒釐肉，竟有昏昏達旦者。」

學台道：「伊既紅燈映月，就該白簡飛霜。」撫台道：「昨日拜本，此人已列彈章。並列其與戲旦蘇七飲酒俱入醉鄉，將銀鏤丟入酒杯共飲，蘇七磕頭，該縣攙扶，醉不能站立，倒在一處，舉城傳以為笑劣款。並無別項，只此已不堪傳寫塘鈔矣！」

學台道：「此等劣員，那能恫瘼民疾，一家哭一邑合掌。但上台之德風，州縣之德草，今日幸叨厚賜，何不撤此梨園以便攀談聆教？」這撫台封疆重臣，本日演戲佐酒，原是未能免俗，聊復爾爾之意。一聽此言，即命巡紳官將戲押出。

這戲主原好伺候官席，非徒喜得重賞，全指望席終動酒，把旦腳用皂丸肥腴洗的雪白，淡抹鉛粉，渾身上帶的京都萬馥樓各種香串，口中含了花漢衝家雞舌香餅，豔妝喬飾，露出銀釧圍的雪腕，各位大老爺面前讓酒討彩。這大人們伯樂一顧，便聲價十倍，何愁那州縣不極力奉承。其中就有說不盡的好處。

今偏遇見幾個迂腐大僚，一聲傳令押出，那抬筒抬箱背把子的都慌了。已扮成的腳色，那脫衣裳、洗脂粉，怎能顧得許多。

那不曾妝扮的，架子上卸紗帽，摘鬍子，取鬼臉，扯虎皮，衣服那顧得疊，鑼鼓那顧得套，俱胡亂塞在箱筒裡面。抬的抬，背的背。巡紳官猶覺戲主怠慢，只顧黑喪著臉督促，好一個煞風景也。

這河道方曉得一言錯出，在欽差大人面前，唐突出這個風吹雨打大敗興頭的事。又怕，又羞，又悔，又急，將來九聲連珠炮響，這個官兒便是不穩便理。」怎的一本《西廂記》，就把我害的這樣苦！」又想到：「好事者若打齣戲來，這圓紗帽翅兒、燕尾鬍子、白鼻凹兒，再饒不過我。」心中千回百折，胡思亂想，沒個藏身處。

及到日中排筵，少不得跟著陪席。四張桌子，兩正兩側，學台坐於首座，撫台次座；東邊桌子，東司第三，驛、鹽糧道坐了第五；西邊桌子，西司第四，河道坐了第六。還說起按台出巡，不得在省奉陪，學台道：「汝寧府考完，曾得一面，彼此公務忙迫，未得暢聆清誨為憾。」

少頃，席面上來。若再誇陳設之豐盛，珍羞之嘉美，豈非贅筆。酒席已完，各大人俱覺得雅會勝似俗派。唯有河道呷了半盞酒，嚼了半個點心，心中有苦說不出口，只得默誦《君子有三愆》一章而已。

學台起身，逐位謝了厚賜，俱各謙遜答禮，滿口極道：「褻尊。」出了書房，轉到二堂，閃開暖閣，走到滴水簷下。巡紳官跪稟道：「請大老爺上轎。」學台回首一揖，撫台答禮。各司道走至轎前候乘，學台那裡肯依，再三拱讓，司道略退半步，學台上了八座。那照壁間早已大炮震天，儀門大閃。轉過東轅，微職未弁，道旁跪送，學台舉手高拱而過。

這撫台衙中，司道亦各稟辭，魚貫而出。到了大門外，各自上轎而去。

單說譚觀察回署，到簽押房，梅克仁稟說，修墳估工，約費二百內外。觀察點頭道：「只要修的盡禮。工竣我還要親往致祭。」梅克仁領命，自回轉門門房而去。觀察即盤算另訂弟姪進署日期。迭為屈指，某日上院，某日致祭謝雨，某日坐堂面清鹽引、漕糧以及各驛站夫價草冊籍，唯有二十一日是個少有空閒日期。回憶前訂，已逾十日。

籌算停當，次早喚梅克仁撥人傳諭，二十一日請紹聞父子進署。

梅克仁領命，到門上叫聽差的問道：「前日上蕭牆街，是那一個去的？」聽差的道：「是夏鼎。」梅克仁道：「還叫他來。」聽差的叫夏鼎到轉門外，梅克仁道：「二十一日，大老爺請蕭牆街父子進署，不用帖子，你可速去早來，立等回復。」

夏鼎答應了個是字，飛也似去了。

不多一時，夏鼎回來，到門上回復道：「少爺父子，是他自幼師傅姓惠的，請去南鄉吃酒。我把梅二爺說的話，的確確是二十一日，叮嚀明白，對少爺管事家人姓王名中的說透記清。」梅克仁笑道：「話雖饒舌，卻明白的很。」轉頭一掩，內外隔絕。夏鼎卻喜得門上誇獎，這差頭是穩當的了，遲早要點個買辦才肥些哩。這也不必說他。

單說到二十一日，王象蓋黎明已到，喚了雙慶，伺候少主人拜見觀察大人。這是見主人門第有轉否為泰之機，與那得交官府，得進衙門，勢利烘熱之日，毫不相干。譚紹聞父子上馬，雙慶夾著氈包，王象蓋牽著馬，一路上守道衙門而來。進了轅門，下的馬來，兩僕各拉一匹。不知夏鼎向何處跑來，只說：

「交給我。」早已有個聽差的把馬拴了。遂到上號房，投了手本。號簿照手本寫了「生員譚紹聞、譚實初謹稟」。當即穿上襪衫，王象蓋與雙慶各持絲絛，係於主人腰間。上號吏執著手本，紹聞父子隨著，由東角門進去，到了大堂。

手本傳進，片刻時，遙聞內邊說個請字，只見內宅門開了半扇，一個人說道：「請。」進了內宅門，這觀察已在三堂滴水簷下穿公服站著。紹聞父子趨躡直至跟前，方欲作下揖去，觀察搖首不允，扯住手說：「隨我來。」

到了三堂神主櫥前，並鋪兩個墊子，少後又鋪一個墊子，觀察站在上首，紹聞比肩，實初在後。觀察望上說道：「這是鴻臚派後代紹聞及實初，進了祥符膠庠，特來向祖輩爺磕頭。」

一連叩了四叩，起來作揖產畢，觀察向紹聞道：「賢弟站在東邊，與我行禮。」紹聞行了兩拜四叩。又向實初道：「賢姪與我行禮。」實初亦如其父。紹聞道：「請嫂太太稟見。」觀察搖首道：「跟我來。」

一同出了三堂到內書房。觀察命寬公服，自在上首坐下。

紹聞對坐，實初簽西北坐下。吃了茶，紹聞道：「容日再與嫂太太請安。」觀察道：「吾弟差矣。我一向為官事所羈，尚未得與嫂太太見禮，那得此處居先。總之，咱家南邊祖訓，賢弟亦當知之，從而遵行之：從來男女雖至戚不得過通音問。咱丹徒多隔府隔縣姻親，往來慶賀，男客相見極為款洽。而於內眷，不過說『某太太安』而已。內邊不過使奉茶小廝稟道『不敢當』，尊行輩，添上『謝問』二字。否則丫頭婆婦代之，在屏後說『謝某老爺某爺問，不敢當』，雖叔嫂亦不過如此。從未有稱姨叫姪，小叔外甥，穿堂入舍者。蓋尊禮存問者多，婦人之性，久而久之，遂不覺權移於內。防微杜漸，端在此人不經意之間。」因回顧實初道：「我姪初入庠序，學問經濟，都在你身上要的。切記，切記。」實初恭立受教。少刻捧上點心，兄弟伯姪同吃，早已忘身在署中。觀察道：

「我問你一宗事，姪兒不知，賢弟是必知的：叔大人有著述否？」紹聞道：「沒有。」觀察道：「當日叔大人到丹徒上墳修族譜時節，就在我院住了一個多月，我叔姪是至親密的。彼時詳審舉動，細聽話音，底是個有體有用的人，怎的沒有本頭兒？即令不曾著書立說，也該有批點的書籍；極不然者，也應有考試的八股，會文的課藝。」紹聞道：「委的沒見。」觀察道：「我們士夫

之家，一定要有幾付藏板，幾部藏書，方可算得人家。所以靈寶公遺稿，我因親戚而得，急鏤板以存之。總之，祖宗之留貽，人家視之為敗絮落葉，子孫視之，即為金玉珠寶；人家競相傳鈔，什襲以藏，而子孫漠不關心，這祖宗之所留，一切都保不住了。所謂『滅穀亡羊』，其亡必多。這是鐵板不易的話。」紹聞道：「如今本城中，還有藏著一樓印板之家。」觀察道：「是誰家呢？」紹聞道：「是盛藩台家。」觀察道：「什麼書名？是刷印送人的，是賣價的？」紹聞道：

「只知道鎖著一樓印板，多年不曾開樓門。」觀察道：「他家有什麼人？」紹聞道：「藩台公兩個孫孫，長叫盛希僑，次叫盛希瑗。」觀察道：「什麼功名呢？」紹聞道：「盛希僑國子監生，盛希瑗府學生員，後中副車。」觀察道：「明日即差迎迓生送帖，請他弟兄二人進署，問問是什麼書籍。或是文集，或是詩稿，叫他刷印幾部，帶到南邊，好把中州文獻送親友，是上好筆帕人情。中州有名著述很多，如鄆城許慎之《說文》，滎陽服虔所注《麟經》，考城江文通、孟縣韓昌黎、河內李義山，都是有板行世的。至於鄴下韓魏公《安陽集》，流寓洛陽邵堯夫《擊壤集》，只有名相傳，卻不曾見過，這是一定要搜羅到手，也不枉在中州做一場官，為子孫留一個好宦囊。吾弟回家，定要在廢筒敗麓中密密找尋，或有一半片子手翰，書上批的，幅間寫的，認清筆跡，雖隻字也是咱家珍寶。賢姪也要留心。」

紹聞道：「大人見背太早，愚弟不過十歲，只記得教了八個字，說是『用心讀書，親近正人』。觀察站起身來道：「這是滿天下子弟的『八字小學』，咱家子弟的『八字孝經』。篋初道：「只這八個字，不成部頭，又不成片段，如何刻印呢？」觀察道：「鏤之以肝，印之以心，終身用之不盡。就是做官時，也千萬休離開了書。接引僚友寅好，那親近正人，尤應銘心。」

這八個字，這邊鴻臚派，就可用以為子孫命名世系。如南邊宜賓派，是以『純孝開基，世守咸昭，紹延永綿，光啟後貽』十六字為命名世系。前八個字，尚有咸字輩人，咱這一輩是紹字，兒子輩現、今都是延賞、延祥、延綬的字樣，孫子輩是永齡、永年、永係，咱家族大，如今已有光字輩人了。這裡靈寶一支，如今幾多門頭？」紹聞道：「這裡人丁不旺，累世單傳，到了愚弟，才有篋初弟兄兩個。」觀察道：「這篋初是哥是弟？」紹聞道：「這是哥哩。」觀察道：「二姪什麼名子？」紹聞道：「名叫悟果。」觀察道：「咦，這像僧尼派頭，不可為訓。」

此姪名篋初，是學冊已有注名，不必更改。這二姪就該以用字起派，以下就是心字。」篋初道：「伯大人就起個名兒，以肇其始。」觀察沈吟道：「董之用威，即以用威為名，以寓教思。何如呢？」篋初起身為禮道：「謝過伯大人慈嚴互施之恩。」觀察道：「將來丹徒寄書，即把這鴻臚派以『用心讀書，親近正人』為疊世命名字樣，注於族譜之上，昭示來許。」紹聞父子，俱起身為禮，謝聯屬族誼、明晰行輩之惠。

少刻，篋初告便，觀察命小廝引去。因趁空問紹聞道：

「大姪曾議婚否？」紹聞道：「尚未。」觀察道：「我意中已有其人，甚為妥協。婚姻是關係宗桃門第的大事，不可輕忽。」

此時尚難驟及，待科場完後，我再細心籌度，那時八面穩合，方可一言而決。只是賢弟存在心裡，有這句話就是。」紹聞唯唯聽命。

篋初回來，小廝奉水授巾，洗手坐下。又說些勉學的話：

鄉、會場規，不可疏忽，以致誤帶字紙；不可錯號，叫巡綽官稟逐；不可潦草完局，圖速出棘圍；不可逗留給燭，叫巡綽官搥卷、推撐。說得零星瑣碎，而慈祥藹藹，卻句句是緊要話頭。

到正午時候，廝役又請至一所書房。只見畫欄字聯，花盆魚缸，甚為幽雅。屋內裙墊不設；桌上碟著已備。這兄弟伯姪坐下，捧來午饌，器不多而潔，品不雜而腴，全不似官場中飯，豔縹難以注目，糊濃難以充腸的那個派頭。飯將完時，忽梅克仁拿了一個手本稟道：「衛輝府辭行，還有稟漕運的話。」觀察道：「取公服來會客。」紹聞順便告辭，觀察也不暇深留，只勉以努力科場，自行接見所屬大員。

紹聞即隨梅克仁出了內宅門，徑到大門外。王象蓋、雙慶拉過馬來，內邊值，堂的送出氈包。正上馬時，夏鼎已到，一面掐篋初上馬，一面又來扯住紹聞牲口，前引出轅，細聲說：

「口角牙縫恩典。」紹聞也不敢答，出東轅門而去。一路穿街過巷，見許多秀才，有行行重行行，在背街上閒遊的，有卿卿復卿卿，在破廟中唸書的。難說紹聞屢年在街上，或由夏鼎家到王紫泥家，或自白興吾家到盛公子家，豈無遇見科場年份？只用事不關心，視而不見。今日一心務正，又成了秀才，那科場臨近四個字，不覺觸於目而即感於心了。

到後門下馬。王象蓋及雙慶將馬安置訖。雙慶到樓門遞氈包，紹聞叫老樊道：「速與王中他兩個造飯。」雙慶道：「夏叔不知在何處將馬喂飽，又同不認識的兩個人，說是許頭兒、張頭兒，請俺兩個到飯館吃飯。王中叔堅執不去，夏叔也不敢過強。我獨自一個去了，炒了兩盤肉，大家吃了些包子麵條餛飩。我如今不用再吃飯了。」王象蓋道：「我在石獅子跟前，吃了三個炊餅，一碗豆腐腦兒，我不饑，不用再羅索了。」王氏也問了幾句衙門的話。紹聞父子趕試心急，又速向書房讀書去了。

一連念了半月書。這鑰匙真真是母親收拾的，吃飯時雙慶來開。半月委實沒客，即令有客，自己也沒鑰匙丟出牆外了。

這正是：

困心衡慮歷多端，刻苦何能少自寬，
要識男兒知悔後，引錐刺股並非難。